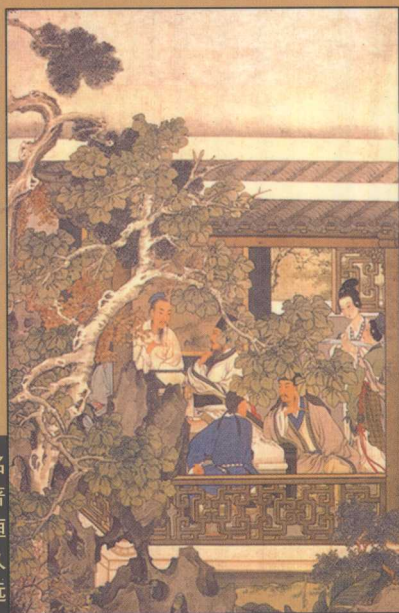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七剑十三侠

(下)



名著恒久远

代代永相传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〔第2辑〕

七剑十三侠

（第二册）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七劍十三俠

清·唐芸洲

第 90 回

轻骑飞来叛王受缚 诸城克复元帅班师

话说小军通报进去，不一刻出来，望周昂说道：“仇将军现方佯息在床，不能远迎，既是将军奉了王爷之命，有机密事面议，便请将军进去面谈。”周昂闻说，即昂然直入。到了后帐有小军传报，周昂进里面坐下，但见仇钺身裹棉被，蒙头而卧。周昂便近前问道：“仇将军别来许久了，王爷闻得将军欠安，实是放心不下，使某特地前来问视。不识将军近时如何，可稍愈否？”仇钺听问，慢慢的将头伸出，低声说道：“恕某抱命在身，未曾远迓，抱罪之至。某自前日中途感冒，日来愈觉沉重，但觉心神烦扰，日夜不安，究竟不识是何病症，还请将军于王爷前代为告罪。某一经稍愈，即便驰往谢罪请安。惟近日两军胜负情形，前日匆匆不曾细问，还望将军备细言之。”周昂见问，当下答道：“便是王爷也为此事，特遣某亲来问计。”因将以上大败情形说了一遍，复又说道：“似此全军覆没，王爷急思报复，一洒前耻。但现在既无良将，又乏精兵，则报复前仇惟在将军掌握之上，不识将军当以何策破之。愿即赐教，以便复命。”仇钺闻言，因即长叹说道：“大事去矣，为之奈何。”说了这两句话便自长叹不已。周昂方欲再问，只见帐后伏兵猝然齐出，各执利刃，直扑周昂杀到。周昂还欲拒敌，已来不及，登时被乱刃砍死。

此时仇钺早已下床，见周昂已死，即刻命人备马。当有小军将马牵过，仇钺即拨了五百名精锐，各执短刀，飞身上马，手持一杆烂银枪，直望真幡大帐风卷而来。一会子到玉泉营，也不能报，带着五百名精锐，一马当先飞驰入帐，大叫：“逆王何在？”

快快出来受缚！”一言未毕，那五百名精锐呐一声喊，团团将一座后帐围绕起来。仇钺跳下马，弃了手中枪，拔出腰间所佩宝剑，直入内帐搜寻真锺。此时真锺疑惑敌军寻来，已是吓得魂不附体，在那里乱抖。一见仇钺进来，又疑惑他前来保护，当下便大声喊道：“仇将军速来保孤性命。”仇钺闻言，暗暗骂道：“好逆贼，死在头上尚自梦梦耶？”也就应声答道：“来也。”说着飞身进前，一伸手便将真锺擒了过来，望地下一掷，喝令小军：“将这逆贼绑了。”小军答应，那敢怠慢，立刻上前绑好。真锺见如此光景，向着仇钺哀哀说道：“将军何故如此？孤不曾薄待于汝，何至恩将仇报耶。”仇钺道：“你虽不曾薄待于我，我也曾力劝你来，争奈你不听良言，但思谋叛。朝廷又何曾薄待于汝？身为藩邸，世受国恩，不思体国公忠，反自图谋不轨，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，尔尚有何言，敢自强辩耶？”真锺听罢，只得长叹一声道：“罢了，罢了。吾不料今日为汝所算，抑亦自取之咎也。”说罢闭目不语。

仇钺当下见真锺已经捉住，复到帐外大声喝道：“尔等各军听者：逆王今已被获，尔等谁无父母，谁无妻子？若及早归降，尚可免尔等一死。情愿从军者，归入本将军部下听候调遣，为朝廷忠义之兵；其有不愿从军者，准其各回原籍，仍为良民。倘再执迷不悟，本将军剑下是断不容情的。”话犹未毕，只见那些败残的兵卒一齐跪下，大声说道：“蒙将军大恩赐我等不死，皆情愿归入部下听候调遣，永远不敢或生异心。”仇钺见各军情愿归降，也就好言安抚了一遍，喝令退下。各军欢声雷动，齐立起来。仇钺正要命小军将真锺抬往军中，忽见李智诚膝行而来，走到面前，也求仇钺收入部下。仇钺闻言哈哈大笑道：“逆王如此，皆足下之功也。某不才，不敢越分以留足下，且无卑礼厚币以礼足下。今既荷蒙不弃，某无他物以隆报施，惟有这所佩宝剑可以奉赠，聊当琼瑶。”李智诚闻言，知已不妙，仍自哀求说：“将军

幸免一死，某当结草衔环以报大德。”仇钺连听也不听，即掣出佩剑挥为两段。真锺在旁睁开两眼一看，只吓得昏晕过去。仇钺即命人将李智诚掩埋起来，又命将合营所有的粮草军械均查点清楚，装载已毕，一同真锺押运入城。

不一刻已到城下。仇钺骑在马上高声喊道：“烦守城将军到元帅前通报一声，就说游击仇钺已将逆藩真锺擒获，并所有粮草器械，一齐亲自押运前来献纳，即望开城。”守城将士闻说，便在城上望外一看，果见绑缚着一人，后面还有许多车辆，百十名小军在那里押运。守城官看毕，当在城上望下说道：“仇将军请稍待，即便去禀元帅便了。”仇钺答应，在城外等候。守城官即刻飞跑下城，去大帐禀报。杨元帅闻得仇钺已将真锺擒获押解前来，好不欢喜，当即传齐众将并约同张永一齐迎出城外来。到了城外，杨元帅即笑声说道：“仇将军请了。”仇钺见杨元帅率领众将亲自迎出，赶即跳下马来，躬身谢道：“末将何德何能，敢劳元帅台驾，使末将罪无可逭了。”杨元帅道：“小将军讨贼之功，便是朝廷尚嘉其绩，况某同为朝廷之臣，敢不敬恭将事（军），惟未能远迓，尚觉抱歉耳。”说着即与仇钺并马入城。

到了大帐，杨元帅邀入，又令仇钺与张永相见，暨与众将招呼已毕，便分宾主坐定。张永即向仇钺说道：“将军讨贼勤王，上分宵旰之忧，下救生灵之苦，某等实深感佩。俟回朝之日，当再于圣上前保奏便了。”仇钺道：“岂敢岂敢，为臣当忠，为子当孝，此皆分内之事，荷蒙谬奖，实深汗颜。”张永又谦逊了一回。仇钺又道：“今者叛王已获，应如何处治之处，还请元帅定夺。”杨元帅道：“既已押解到营，在某之意似应押解到京，听候圣上作主，究竟名正言顺。不识老公公之意见如何？”张永道：“元帅之言甚是光明正大。即如尊意便了。”杨元帅即命将真锺推解进来，杨元帅问了他一遍道：“你到此有何话讲？不思上报朝廷厚恩，反要潜谋不轨，今已被捉，尚复何尤。本帅看你有何面目

去见圣上？”寔鐸便骂道：“老匹夫，孤自造反于你何干？今虽遭擒，亦不过误中诡计，此孤之不幸尔，何得引为已功么。无耻匹夫，可耻孰甚。”张永在旁大怒，便要来打，杨元帅道：“老公公何必为这野蛮作恼，他不过无话可说，借此解嘲耳。”

张永怒犹未息，杨元帅即命众将将他打入囚车监禁，严加看守，听候押解进京。当下众将答应一声，即刻将寔鐸拖到后帐，打入囚车去了。这里仇钺又将所得器械粮草一一献上，交纳清楚，杨元帅命军政官收入。当日又大排筵宴，犒赏三军，并留仇钺在帐宴饮，俱各尽欢而散。当晚杨元帅即飞摺进京报捷。次日杨元帅与张永又去仇钺营中劳军，仇钺便留元帅、张永在营筵宴，席间元帅便谈及阶州各州府县尚未平定，仇钺道：“此不消元帅费心，末将已筹之熟矣。阶州守将武方肃与末将有素，但须末将一纸草书，备言利害，彼必望风来降。阶州一定，其余各属自不战而定矣。”元帅大喜，即命仇钺作书差人投往。筵宴已毕，元帅、张永仍回兰州，坐待各处消息。

不过半月，各路皆定，驰书来降。杨元帅一面传令仇钺仍回安化镇守，一面传令各营，准备三日后班师，复又写了表章具奏各路皆平，并报班师日期。却好巩昌府已奉旨派有人去，徐鸣皋也即卸事驰抵兰州，大家接着，甚是欢喜。到了第三日，杨元帅即命拔队起程，一枝梅与徐庆二人押着寔鐸的囚车随着大队，只听三声炮响，元帅班师，出得城来，一路上浩浩荡荡直望京城而去。真是：

鞭敲金镫响，人唱凯歌还。

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91 回

平逆藩论功受赏 避近幸决计归田

话说杨元帅班师回京，在路行程非止一日。这日已到了京城，当将大队人马扎在城外。次日天明，杨元帅、张永便率领徐鸣皋等十位英雄进城复命，当有黄门官启奏进去。却好武宗早朝未罢，见说杨一清已班师回来，即刻宣进召见。黄门官传旨出来，杨一清、张永即便带领徐鸣皋等人朝见驾。

到了金殿，杨一清等众即俯伏金阶，三呼已毕，武宗钦赐平身。大家又谢了恩，这才归班站立一旁。武宗先温谕了一回，然后将讨贼各情问了一遍。杨一清细细奏呈上听。并云：“逆藩安化王现已押解来京，伏候圣上发落。”武宗闻奏即命人将寘鐸送交刑部监禁，候旨处决。张永又将杨一清如何勤劳，徐鸣皋等如何奋勇，仇钺如何设计讨贼，非破格奖赏不足以酬功绩，奏了一遍。武宗闻奏大喜，当下即面赐加封杨一清为吏部尚书，兼授武英殿大学士，仇钺着传旨加封咸宁伯，徐鸣皋等皆封将军，俟后有功再加升赏。各人谢恩已毕，武宗又传旨：着拨库银三万两，为犒赏三军之用，所有随征各军，即着徐鸣皋暂行统带，杨一清着即入阁，兼管吏部事务。杨一清与徐鸣皋复又出班谢恩。武宗退朝，各官也即朝散。

次日武宗传旨，寘鐸着即斩首示众。由此逆贼既平，朝廷便太平无事，又兼杨一清入阁问事，更是内外严肃，君臣一德，同心共治太平天下，按下慢表。

且说宸濠自七子十三生、十二位英雄破了徐半仙的迷魂阵，宸濠虽也稍为敛迹，但那谋叛之心却未尝一日或忘。接着又探听

得杨一清讨平寘播，徐鸣皋等皆为朝廷所用，因此不敢仓卒举兵，只有潜蓄叛党，以待时日。这且不表。

却说张永自随杨一清讨平寘播，武宗即宠幸异常，由此日与江彬用事。江彬欲攘永权，累导武宗远游。武宗为彬所惑，于是巡幸不时；又兼义子钱宁用事，朝政几又浊乱。会正德九年正月乾清宫灾，八月京师地震，十二年夏京师大旱。杨一清既入阁问事，见此连年灾异，不敢隐忍。又因武宗巡幸不时，朝臣屡降（谏）不听，不得已上疏奏陈时政，讥切钱宁、江彬近幸等人。钱宁、江彬切齿痛恨，江彬因说道：“杨一清这老匹夫如此可恶，怎得设个法儿将这老匹夫赶出，我辈才可为所欲为。”钱宁道：“这却不难，可如此如此，包管那老匹夫不久就要见罪于圣上了。”

过了两日，果有优人造成蜚语，妄说杨一清妄议国政，跋扈朝廷，奴隶廷臣，交通外党。却好这日武宗张乐饮宴，优人便将所造各蜚语乘间报之，武宗果相信不疑。次日上朝，面责杨一清各事，杨一清当下吓得汗流浹背，即碰头奏道：“臣世受国恩，虽肝脑涂地不足报于万一，臣又何敢跋扈朝廷，擅揽国政，尚乞圣上明查暗访，果有前项各事，请治臣以不臣之罪；若无此事，必有近幸妄造蜚语，以惑主听，亦请圣上务查造语之人，治以诬蔑之罪，则国家幸甚，微臣幸甚。”武宗闻奏，便望杨一清笑道：“朕前言戏之耳，卿何必如此认真耶？朕岂不知卿之为人素称忠直，而顾有如此之妄乎？卿毋介意便了。”杨一清当下又碰头谢罪道：“臣诚有罪，惟愿圣上亲贤臣、远小人，臣虽碎身粉骨，亦所愿耳，臣不胜昧死以奏。”武宗闻奏，不觉微有不悦道：“卿所奏亲贤臣，远小人二语，贤臣自宜亲近，但不知朕所亲小人者何在。想卿有所见闻耳。”杨一清见问，知武宗不悦，赶着碰头奏道：“聪明神圣莫如陛下，岂不知亲贤臣，远小人，原不足为臣虑。臣所以不得不奏者，欲陛下防之于将来，不必为小人所

感，臣亦庶几报恩于陛下耳。幸陛下察之。”武宗见杨一清说得委婉，方才息了怒容，退朝进宫而去。

各官朝散，杨一清回至私第心中想道：“现在圣上偏见不明，我若久恋朝廷，必难终局，不若乞休归田，尚可克全晚节。”因与夫人田氏言道：“卑人现年已过花甲，日渐颓唐，儿子尚未成立。若久恋爵禄殊觉非计。况当此阉宦专权，我又生性刚直，一举一动大半不满人意。现在圣眷虽隆，却不可恃，常言道‘伴君如伴虎’，倘若一旦圣心偏向，败坏晚节，反为不美。不若趁此急流勇退，解组归田，做一个闲散农夫，以了天年，反觉得计。至于名垂青史，功在简编，后世自有定论，此时亦不必计及。卑人立意如此，不知夫人意下如何？”田夫人闻杨相之言，便喜道：“老爷所虑甚是，现在钱宁、江彬一流专权用事，眼见朝纲紊乱，圣上又宠幸异常，老爷又刚直不阿，难保不为若辈所忌。乞休之计甚是保全之道，但不识圣上可能允准否？”杨一清道：“不瞒夫人说，今早上朝，圣上即责卑人数事，说卑人揽权专政，跋扈朝廷。卑人当奏告圣上，此必有小人妄造蜚语，上惑君听，并劝圣上亲贤臣远小人。那知圣上不察卑人之言，反有不悦之意，问卑人所谓小人何在，幸亏卑人委婉奏对，圣上始觉转怒为喜。因此卑人见此情形，惟恐圣上偏听不明，谗口铄金，事所必至。与其有失晚节，不如及早罢休，所以卑人才有这归田之意的。若谓圣上不准，卑人逆料断无此事。现在钱宁一流，只虑卑人不肯乞休，若果上了这乞休表章，即使圣上有留用之意，钱、江辈亦必怂恿圣明，准我所请；我于那表章上再说得委婉动听，必然允准的。”

此时杨相的公子名唤克贤，年方一十三岁，听得杨相这番议论，也便恭恭敬敬的说道：“爹爹方才与母亲所言，孩儿亦觉甚善。在孩儿看来，做官虽有光耀，却是最苦之事，人家觉未睡醒，五更甫到便要上朝，每天还要面皇帝碰头，更要跪在那里说

话。少年人还可劳苦，如爹爹这偌大的年纪，早起睡晚，怎么能吃这样苦？官却不可不做，古人有言：‘显亲扬名’，正是这个意思。若长久做下去，也殊觉无味，不如依爹爹主意辞去爵禄，安稳家居，每日又不须起早，无事的时节，或同朋友下棋，或自己看书，或与母亲闲谈闲谈，或教授孩儿些古往今来之事，在家享福，何等不好。等爹爹过到一百岁，那时孩儿也成人了，便看着孩儿去中状元，再如爹爹这样大的官做几年，代皇上家立一番事业，建下些功劳，再学爹爹今日归田的法子。”公子言毕，杨公大喜，便笑道：“我儿，为父的就照你这样说，明日上朝面奏一本，约计归田便了。”

少刻摆上午饭，夫妻父子用饭已毕，即命家丁：“将徐鸣皋等请来，有话面说。”家丁答应前去，一会子徐鸣皋等十位英雄齐集相府。杨丞相与徐鸣皋等分宾主坐定，徐鸣皋却首先问道：“丞相见召，有何示谕？”杨丞相便叹了口气说道：“诸位将军有所不知，现在朝廷阉宦专权，钱宁、江彬等颇得近幸。眼见朝纲紊乱不可收拾，老夫目不忍视，圣上又偏听不明。现在老夫年纪已大，不能顾全朝政，与其素餐尸位，不如解组归田。因将军等皆国家栋梁，忠义素著，所以老夫特请诸位到此用告一言。老夫乞休之后，诸位将军当以上报国家为重，锄奸诛恶为心，而且宸濠叛迹虽未大明，终久必为大患，那时总赖将军等竭力征讨，以定国家磐石之安。老夫虽已乞休，亦属不得已之举，还望将军等俯听老夫一言，共相自勉，则老夫有厚焉。”杨丞相将徐鸣皋等勉励一番，若有恋恋不舍之意，毕竟徐鸣皋等说出什么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92 回

杨丞相上表乞休 王御史奉旨招讨

话说杨丞相将休乞的话告诉了徐鸣皋等十位英雄，又勉励了他们一番。当下徐鸣皋等齐声说道：“以丞相威望素著，圣上又宠眷极隆，朝廷正赖丞相匡扶，与同休戚。一旦归田解组，在丞相固计之得，独不念朝廷辅佐无人么？尚望丞相收回成命，上为朝廷出治，下悯赤子苍生；非特国家之幸，亦天下人民之幸。至于末将等荷承垂示，敢不竭忠报国，以副丞相提拔之恩。宸濠叛迹虽未大彰，数年内必有举动，那时末将自遵守丞相训言，竭力诛讨，总期上不负国下不忘本便了。”杨丞相听罢大喜道：“难得将军等忠义为怀，将来必为一代功臣，”是亦老夫拭目而俟。至老夫归田之意，虽承将军等如此劝勉，其如老夫无心爵禄，不敢立朝，做一个闲散村夫，于心尚觉稍适。朝廷政事，老夫虽去，踵接者不乏其人，自能匡辅有功，勤劳王室。即使老夫心存恋栈，亦不过为朝廷之上一具臣而已，得失何关焉，其志已坚，牢不可破，明日当即上本乞休了。”徐鸣皋道：“丞相其志虽坚，特恐圣上不准，丞相亦不能过拂圣意。”杨丞相道：“近幸专权，如老夫刚直不阿，圣上虽明，究不免为若辈所惑；而且若辈望老夫归去久矣。老夫不上本乞休则已，既有此举，断断乎无挽留之虑也。”徐鸣皋等不便再言，只得告退而去。

杨一清到了晚间，便就灯下缮成表章，自己反复看了一遍，觉得颇为委婉动听，因自道：“此本一上，不患不准我乞休，从此可以世外优游，不入软红尘土了。”当下又与夫人略谈了一会，然后安寝。到了次日上朝，文武百官朝参已毕，杨丞相便出班俯

伏阶下，将乞休的表章呈递上去。当有近侍接过来呈上御案，恭呈御览。武宗将表章打开一看，只见上面写道：

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臣杨一清跪奏：

为微臣老迈，昏聩糊涂，吁恳天恩俯准休退，恭折仰祈圣鉴事：窃臣以樗栎之才，荷蒙先帝知遇之恩，授臣总制三边都御史之职，叠蒙宠眷，逐次升迁。迨我皇上御极以来，又复优加无已。涓埃未报，敢惜微躯。伏念相臣有燮理之权，吏部有察吏之责，非精明强干之才，不足胜此重任。臣生质素弱，加以愚昧，已自兢惕时虑；近复老迈日增，身多痼疾，凡遇应办之事，辄多昏聩糊涂，倘再恋栈之心，必致忧深丛胜，败坏朝政，貽误机宜。负国辜恩，莫此为甚。而此沥陈下情，仰求我皇上俯念微臣老迈难膺重任，准予告退，则国事幸甚，微臣幸甚。臣不胜感激悚惶之至。所有微臣老迈，吁恳告休下情，理合恭折具陈。伏乞皇上圣鉴训示。谨奏。

武宗览表已毕，便提朱笔批道：“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杨一清，现虽年过花甲，举动尚见精强，何以无心功名，遽思引退？既据陈请各节，姑念两朝元老，不忍强留，着加恩准予乞休，并着户部拨给养贍田百亩，以供晚年，用笃朝廷轸念老臣之至意。钦此。”批笔掷下，杨一清敬谨捧读了一遍，复又叩头谢恩。武宗又慰劳了几句，然后退朝。在朝诸臣知武宗准了杨一清告退的本章，并赐贍田百亩，无不互相议论。有羡慕他急流勇退，有说圣上待他恩宽的，更有那平时畏惧他，见他告退便喜欢无限的。为最是钱宁、江彬等人，心中极为畅快，暗道：“这老匹夫倒也知机，知道我们将来定不饶他，便来告退，只是太便宜他了。”

闲话休表，且说杨丞相回归私第，早有夫人、公子接着，跟进书房。杨丞相便换便服，用过早点。夫人便问道：“今日面奏

乞休，圣上如何降谕？”杨丞相便〔将〕奉旨允准，并赐贍田各节说了一遍，夫人、公子大喜。此时徐鸣皋等早已知道，便来道喜。接着，各家公侯、六部九卿朝詹科道、将军提督、亲戚门生之类，均来道贺，张永也前来贺喜。杨丞相俱各款待，曲尽殷勤。到了次日，即将承办的公文案卷悉心检点，交卸下任。又往各处往拜了一会，即率同夫人并家丁、仆妇人等，收拾行装。约有半月光景，便雇了二三十辆大车，将所有动用物件以及行囊细软，俱于先一日装上大车，由家丁押解前往。次日仍上朝陛辞，武宗又安慰了几句，这才出朝。早有在朝文武诸臣前来送别，杨丞相又再三致谢，然后率领妻子出京，到北通州雇换民船。沿途水陆并进，直望镇江原籍而去。

不一日到了镇江，自有许多亲戚故旧前来迎接。杨丞相进了府第，布署了好两日，又至各处往拜了一回，然后与夫人、公子安居乐业，在镇江府第安享清福，终日咏诗饮酒，种竹栽花。或遇美景良辰，便邀约几个至好朋友，饱览金、焦山色，及时行乐，好不逍遥。朝廷虽有天大的事件，他也毫不顾问，真个是林泉养志，富贵神仙。直至宸濠举兵谋叛，武宗御驾亲征之后，正德十五年闰八月，武宗巡幸南京，避雨瓜洲，顺道镇江幸杨一清私第，那时杨丞相尚精神矍铄，此是后话，王守仁在朝，不必细说。

且说朝廷自杨丞相罢休之后，钱宁等就毫无忌惮，却还有一个，究竟有些不便，却又怂恿武宗将王守仁设法去放外任。却好南安、横水、桶冈诸寨贼首谢志山等，漳州浚头诸寨贼首池大鬲等，接连江西、福建、广西、湖广之交，方千余里皆乱。兵部尚书王琼特上荐书，保奏王守仁。武宗便命王守仁为金都御史，巡抚南赣汀漳，兼总督兵马招讨诸贼事宜，由是钱宁、江彬等大快。王守仁既奉旨巡抚招讨江西各贼事务，便奏调徐鸣皋等十位英雄随征，并请将杨一清所部之兵拨归统带。武宗准奏，即降旨

徐鸣皋等，均着派往王守仁大营效力，俟讨贼有功，再行升赏。王守仁当即谢恩出朝，便将杨一清所部带往江西讨贼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93 回

料敌情一番议论 剿贼寨五路进兵

话说王守仁亲统六师，仍以徐鸣皋为先锋，一枝梅为行[军]军运粮使，狄洪道、徐庆为中军左右翼，周湘帆、包行恭、徐寿、杨小舫、罗季芳、王能、李武为行[军]指挥，督率精兵十万，粮草不计其数，一路上浩浩荡荡，直望江西进发。

早有朱宁、张锐密差心腹到了南昌，告知宸濠叫他且缓举兵，以俟南赣汀漳各路如何。若南赣汀漳诸寨得利，便可乘机进取，以得不战自走之利；万一南赣汀漳不利，即时再作议论。宸濠得着这个消息，便自按兵不动，望观成败，以为进退，按下不表。

且说南安、横水、桶冈诸寨贼首谢志山及漳州濠头诸寨贼首池大鬲等，于江西、福建、广西、湖广交界深阻地面方千余里，共设贼巢五六十处，每处皆有贼众千余，至少也有七八百，横亘绵延，声势连络。大庾岭为贼首池大鬲的老巢。这池大鬲系广西人氏，年约三十余岁，生得豹头环眼，两臂有千斤之力，惯用一柄三股点钢叉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手下有二十四个大头目，七十二个小头目，皆是个个骠悍，骁勇异常，却分住濠头诸寨。那南安、横水为谢志山的老巢。这谢志山本系湖广蜚皮县人氏，年约二十以外，也生得暴眼横眉，异常奸险，惯用一柄虎头大砍刀，也是万夫不当之勇。手下也有百十余个大头目，分住桶冈诸寨，均与宸濠往来。

王守仁带兵往剿，宸濠得信后，早有细作前往报信。因大庾路途较远，却差心腹前去南安横水寨报知谢志山知道，叫他早早

预备。这日谢志山接到宸濠信息，他却并未通知池大髻，但只令自己各寨妥为防备。也是这一起恶贼恶贯满盈，该应死在王守仁、徐鸣皋等手内。他以为王守仁前来征讨，必先到南安，他却自己赶为防备，保守自己。那里知道王守仁并不先到南安，却间道轻骑驰赴大庾，先攻池大髻。大庾离京城较远，消息不甚灵通，王守仁奉命出师征讨江西各贼，池大髻连这个消息尚未得悉。谢志山虽得着宸濠信息，又未前去池大髻处报知，因此池大髻连一些影儿都不知道。他却又平时深恃地势险阻，虽有官兵到来，断不能得利，所以后来被王守仁分派徐鸣皋等潜兵入险，乘夜纵火将他所有各处贼寨皆烧得干干净净，且待我慢慢表来。

这日王守仁所统大兵行抵湖广不远安下营寨，便聚集众将商议道：“大庾路途较远，消息较远。南安离此甚近，消息灵通，又况近闻宸濠阴结各路贼寇以为外援。本帅此次统兵出京，宸濠必早得消息。宸濠既知消息，南安贼首谢志山巢穴横水难保不知，且难保宸濠不暗通信息。谢志山既知信息，必然早作准备，现在进攻横水，彼必负隅自固。又况南赣地多深阻，不易进攻，万一旷日持久，不但虚糜饷项，抑且师老无功。本帅之意，与其先攻南安，不若先攻大庾。该处地势虽同险阻，究竟路途较远，消息多滞，若遣轻骑间道潜行，不过十日之内也可直抵。即使彼处得有消息，我兵已至，任他防备，究嫌凑手不及。我便出其不意，攻其无备，似觉事半功倍。不识诸位将军以为然否？如以为可行，本帅当即分兵与诸位将军分道前往，各攻各寨，以分其势，使彼首尾不能相顾。如此办法，不过两月，大庾各寨便可剿灭殆尽，然后再由大庾进攻横水，则诸寨易破，贼众可擒矣。”

徐鸣皋等闻了这番议论，实为佩服。当下说道：“元帅所见极其高明，逆料敌情如在掌握，真所谓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。末将等敢不佩服，敢不唯命是听。但冀早破贼巢，早为平定。元帅应如何派往之处，末将等当谨遵吩咐，星夜驰往便了。”王守仁